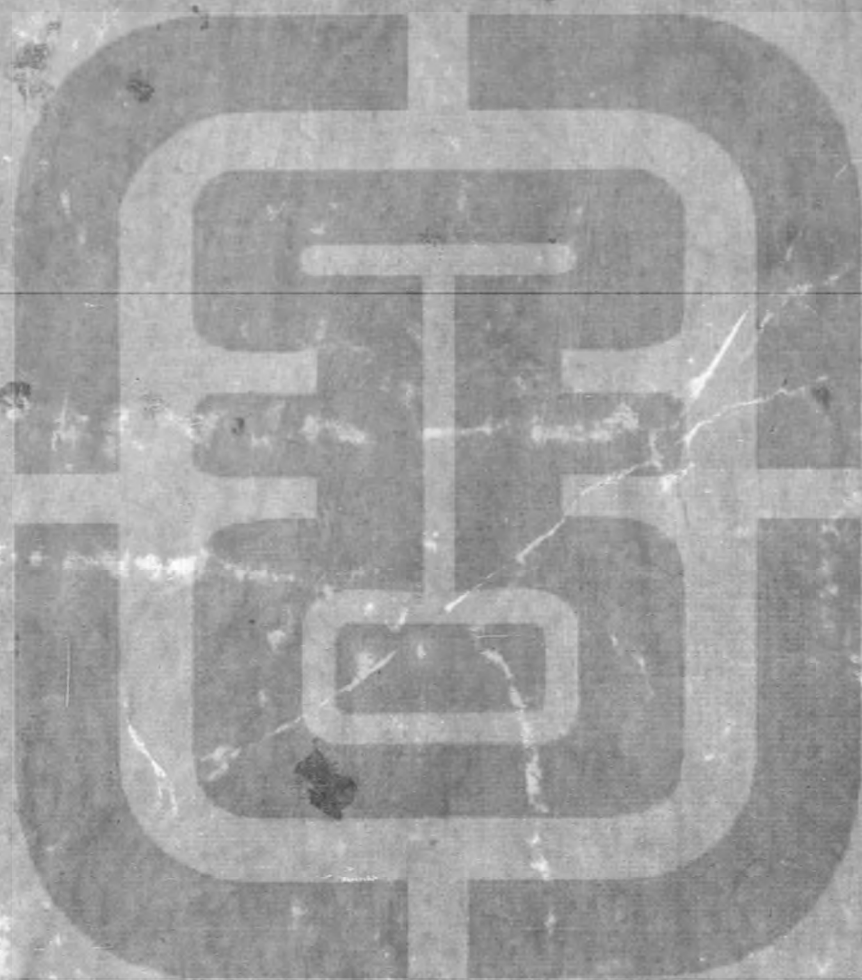


文

章

類

選



卅三卷 祭文
卅四 彈事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三

祭文類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八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磚甃以木為櫛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甘蔗節及梅李核隔明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當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得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塹聚壤成基一擲既終雙

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錦連而芻靈已毀壘車既摧
凡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盈鵝或醯醢蔗傳餘
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雅質幾年潛靈幾
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
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歲然百堵皆作十仞斯
齊壙不可轉壘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
念撫匍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格
城曲仰羨古風為君改卜輪移此隍窀穸東麓墳即
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
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騶騶我犧樽嗚呼
哀哉

祭屈原文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承帝命建
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臚魚亦

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黎曰若先生
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羸耳羊耳蓬紛昭懷不
端謀折儀尚真蕙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
蓀連類龍鬻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
發望泪心歎詩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
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
夫子理融其內不忤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
玄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
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
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
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

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難婚梁鴻難偶庭無
饋奠室無箕箒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
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旛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
易壙坎不及泉苟無怙化于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
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
薄奠神其歆止

爲薛令作祭劉少監文

楊炯

中書令河東薛某謹以清酌中牢之奠敬祭故少監
劉公之靈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上天祚漢人神攸贊
開國承家技分葉散三貂赫赫於臺省駟馬護護於
里閭德之有隣吐符兮降神家之積慶受祿兮宜君
星躔可以衝南越都邑可以質西秦言鄭公之不死
謂張衡之後身雍州爲積高之地初登吏部尚書即
喉舌之端始拜即官見天子而題柱侍明光而握蘭

入麒麟之閣圖書掌於河洛測琬玉之璣造化窮於
制作大風積也方絕於雲天有力負之坐悲於溝壑
嗚呼哀哉言念平生求其友聲適我願兮共得朋從
之道又吾姨也俱承下嫁之榮良辰美景必窮於樂
事茂林脩竹每叶於高情援蒹蘭而無愧指金石以
當行誰言倏忽遽隔幽明人非兮地是心折兮骨驚
卜日兮先遠陰靈凝兮歲將晚臨平郊兮望行憶君
一去兮何時返石室兮沉沉蓬萊山兮寂已陰蒼烟
漫兮紫苔深陳絮酒兮涕沾襟嗚呼哀哉

祭揚盈川文

宋之問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醪脯羞之奠敬
祭于揚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吐液西
岳生靈爰叶通契降精于君伏道孔門遊（亦）諸子精
微博識黃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匡史玉璞金渾風

揚雲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已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
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微
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志
事俱得形骸兩忘載惟寒暑貧病洛陽裘馬同弊若
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常苦飢今日猶在之
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夙昔崇賢門庭若市翰
墨如泉千載之後聞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傷
余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
我孤諾君有兄弟同心異體陟岡增哀歸葬以禮旅
櫬飄零于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見子之弟類
子之形悼往心絕慰存涕盈右人有言一死一生昔
子往矣追送傾城今子來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
崔不易來哭來祭哀文在席帷席可依冰雪四滿家
人哀哀實徑微斷今我傷悲情勤昔時子文子翰我
緘我持子宅子兆我營我甲子有神鑒我言不欺我
有絮酒子其歆之我亦引滿儻昭神欺竟兮歸來聞
余此詞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
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
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
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
人違代而成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
靈珠後俊有王揚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
卿於西陝揚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
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
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
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

林其秉斃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衆轍同遵
者擯落群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
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敷
竒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才子之明敷拔淪秀於
蘭畹侍仙遊於柏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駕於
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旅鴈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
越裳殊許靖之新適憶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
法度拂洗溟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于
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
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妙醫
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
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
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旣懇且辨自予與君
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挹沉窮海兮同竄復文
房兮並入川流遽闕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造
冥兮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
道之南宅困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
藉藉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
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毅
禮緝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視有素見覽增勗登君
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
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
靈兮聞不聞我咀瑤屑君知自久坐泣焚芝遙哀畫
柳闕視祖載爰遺卮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祭崔侍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負外曹良史等謹以
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
以才起天臨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層堂峻址孝

友仁愛衣冠標軌清通正直省闈條理束帶立朝惟
國之後抑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韻厚
奉外不爲假坦率內不違真泛交而容博好施而能
均欲人規已恕已及人故者不遺其故親者無失其
親歷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
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茲神搏空落羽中駕推輪昔
時寮列今爲弔賓凡二三子夙承惠眷聯務七兵歲
陽三變分與時積事由更練嘗嘗公庭申申私宴慟
音微之未奄懷儀範之不見哉容止於綴足潛眉日
於蒙面哀哉柰何零涕如霰緬惟初疾以迄將亡意
氣精爽乾乾自強顧瞻賓客勉勉矜莊几不側弁衾
無解裳話言靜密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倡靡
神不禱靡藥不嘗倏焉信宿魂歸眇茫歲初置酒春
中酌觴何吉凶之共域同歌哭於此堂自古及今人
誰不沒豈歎生死所嗟倉卒脩途未半壯志先伐（完）
（子）歲年遺孕數月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
靈莫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祭李侍郎文

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九齡謹遣倉曹
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敬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
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內水鏡而無垢
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
數而後對淑慎自己屯身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
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去歟生涯
盭盡精魄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外降雲霄榮華
侍從曄曄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旆子子白驥
蕭蕭同官之感俾余寃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
無覩悲辛自至頃密邇而寄音今冥然而結款南北

于遠幽明未異何以叙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劉左丞文

李華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于故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誼傳長沙運丁中興行廢于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埋塞績儒濟德俾世爲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季孟叔仲並華于國文傾遷固理破揚墨濁斯渾清曲莫容直孤玉沉韻高鴻墜翼疇昔之年逆虜悖天帝命西平董戎下闕上宰姦回蔽明怙權沮以監撫海內翻然督哥舒將盍不速轅兒在西垂飛章上言喻引古今易亡爲存時憚姦邪不聞帝闕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風寤寐未歎請受監牧請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

門明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爲福源竟迫方寸孤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爰詔三司伏念哀鞠網脫烏鳥恩開煙柁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於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于宰司大啓學徒陳沈泊華可備師儒堂堂昌言光我囚拘褚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曹垂待恩比天倫手足是比榮枯一人友愛惟深憐眷益親艱阨流離存亡未分冀遊門閫以慰酸辛誰謂凋落今唯二人嗚呼哀哉弟參邦憲兄鎮海夷誰云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違孺子攀號遠奉裳帷季也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人橫涕交頤寄窆空原時迨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迴望舊邦素車遲遲尋陽地古舉目悽悲執紼流慟誰堪此時餘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潢汙寃兮臨之尚饗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
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
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玉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關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
薦酒菟鬚鬚而來享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
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
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
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
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開子之文章
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
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
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
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未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竇司業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
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
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
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
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
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
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旣愛旣勸任麻之蓬自視雛鷺
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
俱官於學以織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
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僕射文

韓愈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六溫恭全然德
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涓

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餽飢跋躡顛而不踈乃得其
地于泉于厦始執郡符遂殷智交州抗節音禹去
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
勢始起東征淮祭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
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
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
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厥
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獬惟西有虺顛
覆朋鄰我餘有幾崱嶲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
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
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
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
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
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

尚饗
不醉飽以勸酒哉莫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

祭張給事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
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
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
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
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
亦佐梁師前人是以臺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
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
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
虺豺發鬩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腕露刀成林
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譟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
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
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
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
輿竟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御哀致誠使建
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
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
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
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
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住河陽
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孳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孺
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取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
澤矣所謂夭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
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
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
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
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
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
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
以六月二日取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

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
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
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汝有食
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
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
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
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
使汝夫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
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
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貞外文

梁肅

維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
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趙郡
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
數或尋其源當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道莫
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
才之富粹氣積中揚於四支發爲斯文郁郁耀輝自
五百年風雅陵遲假手于兄鬱爲宗師乃登憲闈有
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
方就養拘在豺虎氣霧濛濛薄汗我躬雷雨作解遠
身于東帝曰孝哉可移於忠名彰右掖跡踐南宮丘
明有耻玄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
停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

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塞道塞古
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
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間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携
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君則先逝嗚呼哀哉曩台朝
列出使持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歿吳楚迢遞江山阻
越不及歸賻仍乘執紼震門一哀竟斷心絕恭承嘉
命來牧于常總帳所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許彼哉
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竟兮歸來臨此一觴嗚呼哀
哉尚饗

祭李處士穰子文

權德輿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十月朔日試右金吾衛兵曹
參軍權德輿謹以時差之奠敬祭于故李處士十六
兄之靈惟先吏部文德冠時天下翕然有所宗師鐘
美於兄式克似之爰自一揮歲澹然清姿惟我與兄世

依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二古不必諧於今
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一而太甚理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風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大厄反不榮歟所慟
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
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
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
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
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一
之英貫右之議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
可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
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露以澤
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泐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
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

其繩乎豈復為貴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其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物焉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禮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齋禱惟昔禮有大特化為巨祥秦人憑神乃建葺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業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執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靈黃華保固重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甚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脩外事爰薦豕牛庶無滯行以茲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蠱孽達我涵育以厥隸圉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未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為神耻急急如律令

祭先聖文

王安石

惟王之道內則妙萬物而外則師王者為緒餘於一時而鼓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燾之中而不足以酬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敢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興其所以愛禮之意也

祭先師文

王安石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為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以告之

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設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乎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四訶謂角而童謂雌厥誰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巖然古風給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謙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特州路總

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眾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於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後參靈濟其蘊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通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韋臯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耀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

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闕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泣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灾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為師官門多鄉相生被殊遇及獲大壘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揚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斯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來暮應對欵曲不武不怒教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伯交俞慮

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纏之淵而
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
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
子以成子才予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
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平茹酸愧負于冥冥也
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
棘圍堵牆太山旣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照耀南荒
一日添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
央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廓無見報賓客蕭
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
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
道沱而朝漢關終軍孺子携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
三子奪公之清衷邀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

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
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
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
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
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
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
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
常而再新顏魯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
泯芬芬歷歲時之旣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

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
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
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
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
歸惟前賢之是證旣縷折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
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
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蕩
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
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
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
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析未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奚整耶蓋嘗思之以百年濼道德之
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

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壘壘氣不
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
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
曷克爾耶宜乎
至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
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旣相其子又撫其孫猶尊
諱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訢天地
純全古人一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警欬不遠伊邇
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旣耶

祭表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
列府紳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
問學是承先宋旣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
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弄亦寂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

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
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
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寔寔跋三十
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
歸而寄書易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詎其果曰易春秋魯與
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
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計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
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
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
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
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
著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

遠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
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素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
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效公
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
多聞公易簣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夢
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
奠寓哀一詞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
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樛栢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
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飾構乎明堂渥注異種
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
監車弗獲馳騁乎選方先生之學經筵書囊先生之寸錦
心綉腸視草北闕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

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嫌竟老國庠猶水之不遇於匠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竇典赤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無治論賢遺世未數才與時奪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躡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棄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謬謬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道用永蓄弗著千里寓哀明哭共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哀辭類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出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問巷問詹之繇於江南也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惟詹歸

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
合必兩忘其所趨义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
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貌藹藹然其燕私善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
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
其徒伏闕下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
有益於余於志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
矣詹國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
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文字翺既為之傳

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
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
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
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
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妻必死兮願不求傷友
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
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
冤鬼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
自疆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
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
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整寓
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美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鳥庫遠矣何日而忘

楊氏子承之哀辭

柳宗元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
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意是子也氣
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
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
動且出涕况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靈
紛疣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疏然則雖人親戚
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
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
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為承貞則懿文章參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
寬學之勤兮行弘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

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
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
冥魂冥冥兮竟難託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
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
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
兮徒何為

林處士哀辭

袁補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古
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其道
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耻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
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
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采形臞而
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
簡策以自證其為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

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
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
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
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
論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臆目漸
入於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
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
之道非一嚴矜域折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
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
在問學為之而不舉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
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
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為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闡以章挈太古兮儼九

推繫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章渺濟巨
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寔紀兮吾
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丹儼夫人兮
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
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
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
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為安萬民
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
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疴反復而竟不
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
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
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

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可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誅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三

文章類選卷之三十四

彈事類

彈曹景宗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忍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毋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頌首死罪死罪竊尋撫勳檢陳侵軼蹙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剌史蒸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恭亡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豈懸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塔土而

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特言邁故使蜩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山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劓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頃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覩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又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愆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測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諸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待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彈劾劉整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資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即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象又以錢婢姊妹弟温

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賃得錢並不分
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
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
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
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
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報攝整父舊
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零陵郡
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
弟整仍奪教子去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
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眾奴兄弟未分
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
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
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
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賃得錢
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
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
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
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
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
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攔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
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
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

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
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
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羅未
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責車攔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
遂語苟奴巴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
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
被奪今在整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
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
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迹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聞葺名教所絕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統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

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
取其老弱高鳳自操半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
微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友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
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唱惟交質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
不款偷車攔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
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
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諾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讎合之義升降衣鳥隆誠非

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
并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
淪雜罔計厮斯庶販鬻祖曾以爲賈古道明目腆
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藥卻之家前
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莫莫非早隸結褵離以行箕帚
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
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
衾緼興言思清淑俗者也臣實懦鄙品謬掌天憲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
海王源嫁女與富陽蒲氏源雖人品庸陋曾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惟慳父璿升采儲闈
亦居清顯源頗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
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
劉嗣之劉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蒲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温足見託爲息驚免婚王
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爲
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
庶莫辨滿奮身歿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揚之
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
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彌繩違允茲簡裁源
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
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
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衛
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比風弗翦其源遂開

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真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
之族永愧於昔辰方禱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覘事如
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劄類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
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
賢渴於聞諫得一善唯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唯恐
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
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
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
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

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姦生
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
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
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與利除
害同百姓之欲無滯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
聲姦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
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
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感無干戈之喜
私謁不行苞苴絕迹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
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
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
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

間而隳我秦道為陛下惜耳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過之不使心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秦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群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秦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乞開言路劄子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慰安中外今日以前凡宿姦舊惡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者愈衆以為信然臣以不肖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為隱情疑而不論則為曠職仰冀陛下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為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培歛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為此詔以慰安之臣以為賞罰者人主

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懼要在處之至當斷以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姦臣而以同類恐懼為疑又為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陛下以前日斥去一二姦諛險陂之臣為是邪為非邪以為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為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為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惑而中止為始息之政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為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默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為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

四方士人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廷下言利病是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罄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爲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倘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爲完具生民未爲充富內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庶堂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中心覓結所懷有不得論列天下之事有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爲宿愆舊惡務欲蓋覆許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謫發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寔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或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
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今上天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
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代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
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
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
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
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
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
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書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宴語不拘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緣

猶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經筵講讀教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頒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无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心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奏車子爭道劄子

蘇軾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伏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管當人施行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

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涕洟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